

至真清冷

ZHI ZHEN QING Y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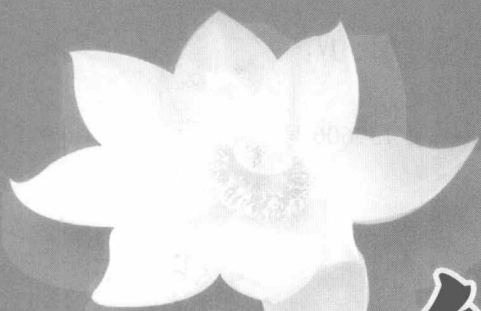
王喜平 著

WANGXIPING ZHU

红尘洞藏里的爱情，怎经得住风暴雨的袭击
都市底层的艰难生活，需付出何等巨大的代价



敦煌文艺出版社



王真清吟

王喜平 著

红尘渊藪里的爱情，怎经得狂风暴雨的袭击
都市底层的艰难生活，需付出何等之大的代价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至真清吟 / 王喜平著.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468-0059-2

I. 至…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139606 号

书 名: 至真清吟

作 者: 王喜平 著

责任编辑: 汪 泉

装帧设计: 王林强 王 曦

出版单位: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厂: 天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40.5

插 页: 2

字 数: 746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 448

书 号: ISBN 978-7-5468-0059-2

定 价: 64.8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玉真清吟

上部

红尘

迷途际遇
血崩幸救
雨夜失魂
知恩图报
化险为夷
初涉商海
凡尘友爱
姊妹归宗
二鬼怀恶
救美奇案
元夕书赠
死里逃生
亡命他乡
与缘邂逅
金兰结拜
事与愿违
穷则思变
身世揭秘
占定姻期
槐花思绪
酩酊春梦
圣誕情韵
心灵对白
受屈惊云
崭露头角
命悬一线
应聘夫人
因私喋血
佳人归来
怒女仇凶
自甘沉沦
瘞玉埋香
情伤渐愈

● 第一章 迷途际遇

1

扬子顺着人流，出了成都车站。空气闷热如蒸，扬子心绪烦闷尤甚。从未有过的失落，从未有过的无助。茫茫人海，匆匆过客。似乎人人都有去处，唯独扬子漫无目标。东穿西梭，独自徘徊。无人知晓，无人理会。听说人情险恶，世态炎凉。扬子心想：怎么没有拐卖人口的？把自己拐卖了才好！

天空，乌云密布，惊雷阵阵。刹时，闪烁霹雳，苍幕开裂，天河飞泻。苍天总是孕育着疾风暴雨，随时洗刷世间龌龊，涤荡世间不平。扬子孑然孤立，万念俱灰，任凭倾盆大雨，击打灰暗心境。她只希望，雷公伸出一柄利剑，开劈头颅，使自己的灵魂蓦然消逝。

雷雨而过，彩虹飞空，霞光万丈。雷公终未伸出销魂利剑，扬子依然立于水中，毫发未损。只是通身冰冷，瑟缩打战。扬子只有选择——继续漂泊。她想远离尘世，远离一切纷繁与喧嚣。哪里殒命，哪里便是归宿。扬子拖着疲惫的身体，踏上一途列车，懵懵懂懂，不知列车去向，只知朝着彩虹，飞驰而去……

不知多长时间过去，扬子迷迷糊糊听得：“赶快，醒来了！”她慢慢睁开眼睛，看到自己周围，七手八脚，乱哄哄围了好多人。扬子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觉得浑身酸痛，面庞灼热得像要着火。扬子很想本能地微笑一下，可是嘴唇干得发裂，一点不能回拢。扬子挣扎着想要起来，可是头上紧绷绷的，后脑勺一阵剧烈疼痛。扬子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头部，像是缠有绷带什么的。一位老大娘轻轻按住扬子，道：“别动唉！姑娘这是要上哪儿去？刚一上车就晕倒了，头也摔破了，大家帮你扎好了。”扬子这才忆起，刚上车时，一阵眩晕……失去了知

觉。大概因为两天没吃东西，身体虚弱。再加成都车站被雨淋了，着凉所致。老大娘给扬子喂了一点水，大伙又让扬子吃点东西。扬子顿然有点精神，坐了起来。

火车过桥穿洞，风驰电掣，依然前行。

“姑娘这是要到哪里去哩么？一路上也没个人照顾。”一个陕西腔的人问着扬子。周围的人都关切地注视着，等待着扬子的回答。扬子道：“要去打工些（sā），没得法子，还求大伯帮帮忙些（sā）！”扬子独身在外，现在身上又无分文，其言甚哀。大伙七嘴八舌，想着办法，出着主意。有人问扬子：“姑娘以前干过啥？现在想干啥？”扬子刚刚高中毕业，几乎没有出过远门，什么都没干过，什么也不会干。可是现在，扬子什么都想干，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于是，没有任何要求地答道：“刚刚出门些（sā），啥子也没干过，干啥子都行嘛！”真是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又一个陕西腔的人道：“那好办么，我的个外甥在西安有些能耐。西安下了车，我打个电话，让他帮个忙，我看能行呢。”大家一起托付此人，帮着扬子谋个干事。那个陕西腔的人毫未推辞，爽快答应了。

扬子貌美如仙，娇羞似花；纯稚无邪，心似透明；忧伤之情，悲哀之容，全随眼神流露而出。哪像出门打工？分明就是逃离。周围的人们早都明白一切，不禁为她担忧，怕她前途荆棘密布，毁了花样年华。

无论如何，扬子心念已绝：流亡天涯，听天由命，永不回头。

有人试图套问扬子家境，也好回信她家。扬子无言，只是落泪。人们无奈，只得依赖那个陕西人去安顿了。

2

西安车站终于到了。

扬子要随那陕西人下车。有一风尚女士塞给扬子一张名片。扬子抬头，略看一眼：气质非凡，蕴涵深厚，有种莫名的真诚。扬子无暇细看名片，仅道一声“谢谢阿姨”，便随那人下车而去。

那陕西人打辆出租车，先把扬子领到自己家中。让自己的女儿招呼扬子漱洗。洗毕，扬子拘谨无言，不敢斜目，瞅着电视，等待主人安置。主人尽量显得热情，不让扬子感到陌生。还是主人的女儿与扬子年龄相仿，很快投缘，顺着电视节目开谈而去。

不料女主人回家了，惊奇地看着扬子，笑容很不自然。扬子又拘谨起来，每一根神经全都紧绷着，将心悬于嗓子眼处。毕竟女孩子家，胆儿甚小。她怕女主

人责怪起来，撵出门去，眼下没个去处。更主要者，就是难为得无从搁脸。只听得女主人扬声道：“哎，我说（shē）郭三，这个靓女孩是谁家的么？头怎么破了，缠了个白布布。”郭三道：“我也不知道来路，说是要打工的。在火车上晕倒了，大家看她可怜，又是独身一个，怕出事儿，让我就近给她介绍个干事。我看也不是个坏孩子，一时也没办法，就先领到家里来了。明天让来成随便找个干事算了。”女主人又道：“我说郭三，你这个天杀的，你头里没病么？找干事是小。我看这个孩子憨憨的，俊俊的，怕不是出来打工的。外面乱得很，如果有个啥闪失，怎么给人家交待呢？这却是大事，我可放心不下。我看先让她和咱们芸芸在家里耍两天，然后跟她的家里联系一下再说。”

这个郭三，名叫郭正然。排行第三，因此熟人均称郭三。他做生意，妻子韩萤飞，工商所干事。其妻为人正直，心直口快，高鼻大眼，也算个美人儿。

韩萤飞凑过去，坐在扬子身边，拉着扬子的手，抚摸着扬子的脸颊，道：“这么稀罕的孩子，打啥工呢？叫啥名字？家在哪里呢么？”扬子道：“杨姿，小名姿儿，家在四川宜宾。刚刚高考完毕，真的出来打工。”韩萤飞又把先前给郭三的话说了一遍，扬子听后只有点头同意了。

扬子，小名姿儿，本名确为杨姿。只因在外闯荡，遇见一位姐姐，名叫李安，至真至诚，让她隐去真名，叫了杨姿谐音，这才有了通篇所称之名——扬子。

韩萤飞的女儿郭芸，也是刚刚高考完毕。刚才，她一直听着妈妈的话，听到要让扬子陪她玩耍，甚是高兴，不等妈妈多说几句，便已拉着扬子到卧室去了。

扬子、郭芸，两人同属猴，八〇年生。扬子较之大三月，自然为姐，郭芸为妹。不两日，二人已为至交，可能因为独生子女，过于孤单。郭芸拿出珍藏的日记，让扬子私看。尽为少女心事，不乏诗文之类。因为有诗，扬子自是喜欢，爱不释手。于是两人谈诗论文，太是投机了。其实，扬子早就工于诗句，自然胜出许多，可为郭芸之师。郭芸爱诗之至，遇到知己，如鱼得水，悉心请教。郭芸善悟，稍有提点，茅塞顿开，时有惊人之句。扬子高兴，也有佳作，如像这首《自哀》：

叹世间冷暖，乍热还寒。问我前程，黄尘茫茫似雾。一介小女，天生怯懦，不敢望归路。抹泪前行，惊鸿不定芳草衰。不堪言语，一任清泪明辙，凭心自碎。

细细读来，其意早已超出扬子年龄界限，过于沉深哀婉。

扬子又有一首《非梦》：

生为涧边兰芷。半池春水，暗随明月自芬芳。不思量，半边乌云，一朝惊梦空将至。风践雨踏，娇魂嫩魄几摧折。无情有恨，永愁苦。

郭芸看了，只感底蕴深厚，古典十足，长短之句很是得体。然而隐含之意，

似懂难明，犹如雾里看花，奥深莫测。郭芸倒也颇具心眼，暗自寻思：这个姐姐，真也是的，年纪不高，却有独到见地。所作分明是诗却为词，分明是词却非词，莫非独创也不一定。不过，是旧作搬来，还是现成新赋？也难说准。非得现场考验，能否即兴，才是真才。郭芸想验扬子，到底何法，自然有得心数。

郭芸虽不甚懂，却是奉承扬子高明。故作随意，指着窗台那盆蝴蝶兰道：“姐姐你看那盆蝴蝶兰，正是盛开，妹妹深爱不尽。姐姐能否将它赋得一首，以为寄托之意？”扬子美目流转，随口道来，不有半点滞涩，不曾改动一字，脱口而出一首《蝶兰意》：

幽谷落方园，旖旎固引蝶。只是少游人，难为世间知。是蝶却芬芳，非蝶亦翩跹。无招自舞来，惊怯永不去。羞杀千花意，妒尽天下蝶。

虽非上乘，但为即兴，也算难得。若是字斟句酌，定为佳品。郭芸听了，赶快书于纸上，细细品味，真格了得：深山幽谷意境落于见方花盆之间，那意境本来就可招来五颜六色的蝴蝶。这般旖旎美好的风光，偏偏少了游人赏玩，不被世人发现，不被世人传诵。然而，有这样美丽的景致，无需刻意招引，蝴蝶也会自舞而来。其真为蝶？为什么却是芬芳扑鼻。如其非蝶，为何却是翩跹舞来？即便是蝶，为何怎么惊吓，也是落于花间不会飞去呢？它们蝴蝶般的美丽足以羞煞各种名花异草。是啊，这些蝴蝶一样的花朵，让天下所有的蝴蝶产生妒忌。

郭芸也为性情中人，一番欣赏，佩服得有些羡慕，羡慕得有些嫉妒。暗下决心，亦要学此风格。郭芸何等诗才，拜师自然要寻高人。试了扬子真才，这才作为首选。

这扬子，自幼嗜好古典诗文，时常独个欣赏，自我陶醉。但凡所喜词句，千背万诵，夜深不寐。日积月累，赋诗填词，无师自通。遣词造句，自成功夫。渐而好诗好句，脱颖而出，不胜枚举。然而，平仄格律，对仗押韵，多加束缚，过于禁锢。好多精词美句，不能入诗进词。扬子心忖：反正自我欣赏，不需外传。不如放开平仄，省去押韵，只采诗词形式。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亦无大碍。如此倒有许多自由，多写多作，便成独家风格。

不想，郭芸看了扬子风格，觉得新颖，非要模拟，决心要拜扬子为师，为其教授。对于如此行当，扬子自然熟悉门路，深谙精要，完全可为郭芸教授一番。扬子亦具慧眼，识得郭芸天性，断定郭芸将后必为诗才。所以，自是拿出功底，精心点拨，教授郭芸精要。

郭芸告诉妈妈韩萤飞，已拜扬子姐姐为师。韩萤飞不解，小小年纪，什么师不师的，开什么玩笑？大不在意。郭芸撅嘴嘟囔：“还瞧不起人家！看看人家大

作，你的女儿哪有这等才能？”说着便将扬子三首诗作递与韩萤飞。韩萤飞看了好不惊讶，真是这个孩子写的？如此深沉晦暗，含而不宣：什么“不敢望归路。抹泪前行，惊鸿不定芳草衰”了，什么“半池春水……半边乌云……风践雨踏”了，到底隐含什么意思？分明心境之写照，可她到底有何愁苦？韩萤飞心中好不迷惑。不过，也不好追问人家孩子。反正孩子们闹着玩的，要拜师就让她们拜去，不理不睬便是了。然而，让她再作两篇，倒是有趣，也可鞭策女儿，奋蹄长进。于是，不动声色，叫过扬子夸奖两句，道：“你们两个再写几篇，让大人们也能有趣一下，不要只顾你们两个孩子好玩了。”两人回到房间，闭门造车，自然全是心绪的宣泄，灵魂的展现。

扬子又作两首。

一首《旅雁孤》：

独向北，谁知西风吹泪。一雁初失群，何处归去？万里烟波残照里，不听哀鸣亦断肠。亦断肠。今宵不渡黄河去，谁人为我？夜夜唱清歌。

一首《西京落》：

千古歌台，长安舞榭。夏花池边愁风雨。连绵滂沱今又是。多少烟尘烦事，付水流。蛩声不解怨，千年一曲唱帝京。问何事？明月叹我，无心赏高楼。

郭芸显然不及，非要一比高下，正中韩萤飞下怀。两人写读读写，一连几天，确亦欢乐。

长安虽好，并非久留之地。扬子总想自食其力，执意要去打工，屡次三番，恳求韩萤飞韩阿姨帮忙。郭芸实有千万不舍，力阻妈妈韩萤飞不要答应扬子。韩萤飞确也拗不过女儿郭芸，心想：女儿高考成绩不错，估计时间不会太长，便就读大学。这个杨姿，聪颖伶俐，很可能也被录取。不管谁先，一走了事，所有情结便会迎刃而解。最好还是让两个孩子，一起多呆些时间，多些欢乐。于是，心下便有一个万全之策。

韩萤飞这就叫过二人，伸臂揽过扬子，拢起扬子秀发，道：“乖孩子，从今天起，你和郭芸两个在家，打扫房间，学着做饭。你就是阿姨家的随工兼家教，每月工资五百元，就算阿姨求你了！”郭芸一旁听了妈妈的话，千高万兴。一边极力赞许妈妈韩萤飞主意正确，一边又鼓动扬子采纳妈妈意见。扬子迫不得已，勉强同意，答应她们。

从而，韩萤飞的万全之策，又生出许多情节，环环相扣，百折千回，好生曲折。人生一世，真是天生缘分。如有缘分情结，总要了却才罢。否则，绝无随意逾越之理。

当日下午，扬子、郭芸一边拿了菜谱，一边烧饭。尽管严格教条，精心烹制，色香味均是欠佳。不过，全家人吃得却是津津有味，幸福惬意。郭三才不管师不师，文不文，诗不诗的。他只关心女儿在家，做点家务，确是正事。

一晃二旬有余，每天家中整洁有序，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不管早晚，家中均有便宜饭菜，且是一天胜似一天。郭三佩服妻子真有心计，把个娇气任性的公主女儿，调教得人模人样，像是重新生了一般。更是得意，暗自庆幸，自己捡个偌大便宜，牵得一个乖孩子进了家门。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事常常难以预料。

一日，韩萤飞高兴，给郭芸、扬子买了两套衣服。急匆匆往家赶，想给两个孩子一个惊喜。不料，一车驶过，将韩萤飞撞翻，并且拖了十二三米之远，头部重创，不省人事。急需抢救，被人送往医院……

郭芸、扬子在家学做两道风味大菜，兴冲冲、急切切等待大人回家品尝。好不容易等响门铃，却是郭三一人。郭三看了餐桌，心中大喜，赶忙给妻子韩萤飞打电话，要叫吃饭，却是关机，无法联系。

已是傍晚七点，韩萤飞依然未归。三人只好开餐，谁也没话，也没胃口。郭三又给妻子几个朋友同事打了电话，均说不知。郭三只好决定出门去找。郭芸、扬子两人亦是不安等待。

直到晚上十点，还是没有韩萤飞音讯。

突然，电话铃响起，郭芸、扬子两人同时去接。电话里传来急促女声：“是韩萤飞家里吗？”郭芸急道“是啊，她是我妈妈。阿姨有事吗？我妈妈在吗？”女声道：“我是电视台的，你妈妈她出车祸了，在康复医院急救……”

郭芸一听，犹如晴空霹雳，“嗡”一下头晕了，慌乱得不知所措。扬子道：“快，快带我到康复医院去……”两人慌忙下楼，匆促打乘出租车，去了康复医院。

那韩萤飞被车撞倒后，手机压坏了。随身再无任何通讯信息，无法与单位及家人联系。交警呼了120急救车，就近送于康复医院急救。

交警无奈，便与电视台联系，反复播放相关信息。可就是韩萤飞一家没有收看。还是韩萤飞一位朋友，觉得电视描述的体貌特征，很像韩萤飞，这才打电话核对后，告诉电视台韩萤飞家的电话号码。

郭芸、扬子赶到康复医院，开颅手术已经四个小时，仍在继续进行。大夫一

看是俩孩子，便问家中大人。郭芸这才意识到爸爸还不知道，立即下楼，给爸爸郭三打了公用电话。郭三好像没有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声又问：“是芸芸吗？”电话里传来郭芸的哭声。郭三这才疯也似的赶往康复医院。郭芸、扬子看见郭三奔了上来，哭着扑了过去。郭三甩开她俩，冲进医务室，失声喊道：“咋回事吗？”一位护士判明他是家属，道：“头部受了重伤，情况十分危急。急需手术，没法与家里联系。最后，交警和医院紧急商定，先行开颅，不然命就不保了。待会儿家属在《紧急手术决定通知书》上补签一个名字。”

郭三看了一下通知单，大概情况与那护士所说一致，便在家属意见栏填写了“同意医院决定”。然后，回到手术室门口。看见郭芸、扬子两个，傻傻地站着。走了过去，用两只胳膊搂住她俩，一眼不眨地等待着手术结果。“怎么还不出来呢？不会有啥事吧？”郭三喃喃自语，好像有种不祥预感，充斥着大脑。郭三一阵胡思乱想：妻子韩萤飞本是好人，可是俗话说，好人命不牢啊！

究竟结果如何？一看便知。

灯光照在楼道的墙壁上，雪白得有点恐怖，难免让人心烦意乱。

又是三个小时过去，手术还没结束。郭三已经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于是情绪倒是冷静些许，意识到应该给单位和亲戚朋友们告诉一声了。

亲戚朋友闻讯而来，总有二三十人，围在手术室门口祈祷着、等待着、安慰着。

凌晨三时，气氛依然沉闷紧张。

直到次日六时，手术室的门开了。四五个大夫慢慢地推着一个病床车，手里还举着几个吊瓶，吊瓶的输管一直伸到白布单里面。最显眼的还是那个暗红的血袋，也悬在一个大夫的手中。大家一起拥上前去，护送病床车驶向危重病房。主治大夫一脸疲惫，轻声叫道：“家属请来一下。”郭三、郭芸、扬子一同围了过去。那大夫看了一眼，向着郭三说：“手术很及时，也很成功。前后进行了十三个小时。但是，如果三日不能苏醒，很可能成为植物人，生命不会超过半年，请家属思想上有个准备。”

郭三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没有一丝血色。怔怔地，不知说什么才好。扬子、郭芸抱到一起抽泣起来。郭三有些失态，愤愤呵斥道：“别哭，人还没死呢！”这一声，把两个孩子吓懵了，哭声哑然而止。郭三心中一悔，很是歉疚，立即转变语气：“先别告诉别人，哭了别人就会发现病情严重了。”一边说，一边抹去了两个孩子脸上的泪水。

一连三天，郭三和两个孩子谁都不说话，好像屏着呼吸，一秒一秒地，等待时间的过去。原来，飞逝的时间，也会这样蹒跚，这样缓慢，故意停滞不前，煎

熬人的灵魂，折磨人的肉体。

好不容易，熬过三天，可是韩萤飞依然昏睡不醒。

又是三天过去，韩萤飞苏醒的希望逐渐渺茫，郭三忠实地守候在她的身边，不放过任何一线生的希望。一日夫妻百日恩，他要陪着妻子，期盼着、祈祷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

关键时刻，郭芸、扬子仿佛成熟许多，成为大人的主要帮手。二人相互照应，家中大小事务，样样承担。但是连日劳累，也是苦了孩子，郭三很有说不出的心疼与感激。

这日，已是第十天早晨，太阳还没升起，古城已是烤炉般的燥热。仿佛昨日余热还未散尽，今天炽热又行升腾。熙熙攘攘的人们，已是趁早拥向公共汽车，各奔所去。

郭芸、扬子，亦是老早备好早餐，随着人流，按时送到病房。病房中挤了好多人，包括大夫、亲友。扬子一听，韩萤飞昨晚病情特别严重，很可能马上出现意外。一时情不自禁，“哇”的一声，哭将起来。因为手腕哆嗦，保温饭盒突然跌落，“嘣”一声，保温胆随之爆裂，发出剧烈声响。大家惊了一跳，极是厌恶地看着扬子。扬子神情一紧，好不惧怕！

然而，就于此时，奇迹出现了。韩萤飞“嗯——”了一声，苏醒了。好像答应着，又好似发问着。紧接着又是一句：“快试新衣服。”然后，用奇怪的目光，环视着周围。大家突感意外与突然，以为回光返照什么的，赶快让大夫观察。一阵听诊，测压，观察，一切均为正常，这才确信韩萤飞真的苏醒了。

郭三兴奋地抱起扬子，狠狠亲了一下她的面颊，喊道：“一看就是个小救星。”大家均是兴奋地看着郭三抱起扬子，然而无人知晓扬子是谁。

韩萤飞慢慢恢复了记忆，她清晰地记得车祸的一刹那，她在商贸大厦买了两套衣服，想着赶快回家，让郭芸、扬子试试，因为说好，如不合身快来更换的。出了商贸大厦，转过拐弯，韩萤飞刚要穿过十字路口，本能抬头，向左一看。一辆灰色轿车，好似无人驾驶，速度飞快，已是到了自己身边。车的前部撞在她的左侧，韩萤飞眼前一黑，翻倒在地。隐隐约约，车又从她身上骑过，挂住衣服，拖了一段……接着，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似乎一直做梦，仿佛好多人拿着刀叉，围在一起，吃着美味佳肴。不料，有人在她头上，划了一刀，好像不觉得疼痛。接着又有人，面目狰狞，用刀划她。不料，又有人拿起斧子，砍下她的头颅，放在一边，招呼大家快吃。这时，她好像感觉很愉快，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奔去……当她穿过一片草地，煞是开阔，有好多人在聊天，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忽然，

她看见扬子从一辆灰色轿车里走出来，“砰”一声，将车门关上了，摔得很响。原来，扬子也来聊天，韩萤飞迎上去，让扬子快试新衣服。结果，她从梦中醒来，看见大家围将着，自己躺在病床上，正是刚刚苏醒时的情景。

其实，韩萤飞梦中听见那“砰”的声音，不是车门声。而是扬子摔碎保温饭盒的爆裂声。就是这个爆裂的声响，将韩萤飞从沉睡的梦中惊醒，使她恢复了记忆。

专家们说：只有当外界的刺激和病人的梦境正好相一致时，才有可能使得病人苏醒，而且要在病人的浅梦周期。人为地或故意地刺激，只能加重病情，适得其反。世事就是这样奇妙，扬子摔碎保温饭盒的爆裂声，正好应了关闭车门的梦境。不然，韩萤飞很可能一梦不醒，魔死梦中。看来苍天有意安排扬子，冥冥救助韩萤飞于劫难之中，可能也是韩萤飞行善积德的好报啊！

韩萤飞的病情，一天好似一天。她知道，郭芸、扬子这段时日自成有加，一直承担家中所有事务，巴不得早日起床，报答孩子。

● 第二章 血崩幸救

1

这天，郭芸挪出一点时间，去学校探听高考消息。扬子一人在家做午饭。两人说定，饭一做好，就先送去医院，不等郭芸回来。

午饭时间已经过了好多。按时间，扬子早该来了，可是到现在还不见她的踪影。郭三更加感到了扬子的重要，一时不在，就不能运转。郭三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给家里打了电话，可是没人接听。心想：扬子可能正在路上，再等一会，就会过来。韩萤飞知道，扬子做事谨慎，不会有啥闪失。可是路上车多人杂，现在不来，肯定有事。自己死了倒不要紧，可不敢让人家的孩子有啥不测。韩萤飞一阵胡思乱想，心里总是觉得好不对劲，于是催着郭三去迎扬子。

郭三一路注视着那个熟悉的白衣少女，且不放过任何一个白衣行者。直到自家楼下，也不见扬子身影，郭三寻思：可能与扬子错过了；或是扬子担心迟延，打车走了。郭三心想折回，却是一个念头闪过——既然来了，还是到家里看看，免得白跑。于是转身上楼而去。

郭三踏上楼梯，一口气到得六楼，开门进了客厅。这一进门，眼前情景，便使郭三大惊失色，把个偌大的汉子，惊得面如土色，落了魂魄。郭三究竟看到什么，惊成如此？

这场面，根本无法猜想：焦烟弥漫，迎面而来；客厅里，扬子面如白纸，浑身是血，倒于血泊之中。郭三瞬息定神，急忙进屋，环视一圈，客厅、卧室、卫生间全是血；厨房里，燃气灶上，熬的红枣稀饭，直冒焦烟。郭三急忙上前，一把关了燃气灶，旋返客厅，失声大叫：“姿儿——姿儿——”哪知扬子早已昏迷。

郭三翻转扬子，并未发现外伤。一条白色裤子，被血浸透了。郭三急忙拉下扬子裤子，里面衬着好多卫生纸，似乎还有毛巾，全被血浸透了。郭三一时难以判明情况，电话呼了康复医院急救车。

郭三拼命跺脚，团团乱转，急得大汗淋漓，湿了全身上下。心念：再晚这孩子可就完了！

郭三听到急救车的声音，冲到三楼，大夫正上来，便急急拉到屋里。大夫初步判断，是大失血引起的休克，急需抢救。郭三不等大夫把话说完，一个趔趄，转向卧室，揭起床罩，旋向客厅。急用床罩裹住扬子，抱了起来，奔向楼下急救车。倒是几个大夫无暇插手，紧步跟下楼来。

急救车一路呼啸，风驰电掣，来到康复医院。早有几个大夫、护士，楼下接应，推着病床车进了电梯。这时，轮到郭三无从下手了，一个大夫便提醒他去办理入院手续。

郭三办完各样手续，找到妇科急救室。大夫向着郭三道：“你女儿是宫颈妊娠性宫外孕引起的急性大出血，急需输血抢救！”郭三疑惑地问道：“宫外孕？大出血！怎么会呢？”大夫提醒郭三：“先别管这些，输血抢救要紧。”郭三从木讷中回过神来，赶忙答应大夫：“哦……哦……那就赶快么！”郭三接着念叨：“求你了，千万莫让孩子出了问题。”父女情结，难以割舍，人之常情，大夫司空见惯，不以为然，因而无一答言。郭三责怪自己，碍手碍脚，很是多余。却又放心不下，不停地跟前转后，注视一切。

就听护士悄声告诉大夫：“从血库调的血，别处急用了。再调，一时不能过来。”郭三侧耳听到，一个箭步，大声嚷道：“别处需要再调去，怎么能误这边的事呢？”大夫一边安慰道：“你先别急，我们全力想法，解决就是了。”郭三暗想：如果真是遇了自己女儿郭芸，倒还可以容让一下，人人都有个三急四忙的。恰恰遇到的不是女儿，这却万万不可。

大夫安排：使用血液回收机，回收扬子自身出血，补充血容。六七个大夫护士，一齐动手，回收扬子自身出血400cc。抗凝，过滤，借助压力输血器，快速回输扬子体内。可是，扬子依然失血不止。再行使用血液回收机，回收扬子自身出血200cc，改为滴输。

大夫果断决定：快上手术台，立行手术。吊针、输氧、止血、手术……搔刮宫颈管术与吸刮宫颈管术交替实行，好一阵紧张，忙碌不止……

话分两头。韩萤飞那边，自从她打发丈夫郭三去迎扬子，左等不见音讯，右等不见消息，真是白日见鬼，大人孩子都不见。只好卧在病床，直骂郭三天杀的。最后只得用了郭三手机，拨通家中电话，接电话者正是女儿郭芸。只听得电话中郭芸神情紧张道：“家门敞着，到处是血……”韩萤飞一听是血，便料大事不好，一下晕厥病床。郭芸“喂——喂——”几声，难得回音，挂了电话，锁了家门，急赴医院，来找妈妈韩萤飞。

郭芸又是怎么接了韩萤飞电话的？原来，郭芸从学校回来，又饥又渴，慢慢上楼。不到五楼，就听得自家电话铃声骤响，似乎家门开敞。加快步子，上到六楼，果然家门开敞，满地血迹。郭芸无暇思索，先接了电话，正是妈妈韩萤飞。两相均不知情，郭芸告诉家中场面，韩萤飞一听，晕厥病床。郭芸听不到回声，这才离家，急赴医院。

郭芸赶到病房，发现妈妈韩萤飞晕厥，赶忙叫过大夫。大夫问明情况，掐了韩萤飞人中穴位，使其清醒，又让吃些镇静药片。安慰说，没有大碍，只是一时心躁，急切所致。稍微休憩，即可正常。韩萤飞追问郭芸，到底发生何事？郭芸有了先前教训，不敢多言，只说不知，等到爸爸回来，一问便知。镇静药性慢慢发作，韩萤飞渐渐睡去……

扬子这边，传出消息：如果止血再行无效，只得开腹切除子宫，全力挽留患者生命为上。情形已到如此地步，可是还不见血库的消息。

郭三欲哭无泪，急得头在墙上乱碰。郭三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拐进无菌区，从门缝里望去，眼看血袋中的血，一滴滴将要滴尽。仿佛，每滴血都有特别的分量，每滴一滴，血袋中的血就要减少许多。

是可忍，孰不可忍？郭三再也忍耐不住了，闯入手术室，发疯一般扑上前去，两手全力撕住手术大夫，似乎是头无人可以阻拦的雄狮。因为用力过猛，差点将那大夫撕倒。不及大夫明白，已被捉也似的拉于楼道，望着怒不可遏的郭三。郭三咆哮着，要让讲个清楚。大夫也不生气，掰开郭三双手，楼上楼下，号召在场